



莊子

卷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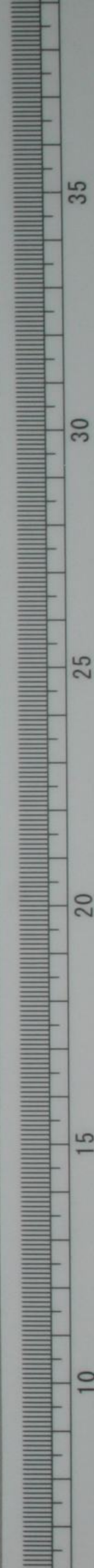
卷十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13
878
4



413
878
4

莊子厲齋口義卷第九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

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

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

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

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

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齒缺

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齒缺

正倪廣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

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己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

是不能盡其爲入之道。此陳人而曰陳人謂世間陳文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亦有所由來也。言

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
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
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
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
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
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父者言我非以自
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
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
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
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
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
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
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
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
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
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蓋服

人之口而身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大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薑音悟忤逆也薑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懸其罪乎。曰既已懸矣。夫無所懸者。可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
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懸其罪乎者。懸繫累
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
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懸矣。謂止
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若無所係累。則
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
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丁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九年
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
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
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
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
造化於其會中也。天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
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
七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何。

歲月計也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

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

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善惡
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
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
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
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
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
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
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影曰。叟々

音也

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
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
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々々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々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
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一不自知其所以
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蜩已化而甲在。
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
以影比蜩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道

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之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々々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々盱々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蹶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垂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々盱々，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

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
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
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
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
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
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
心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々々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
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
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
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
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

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巷。々々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々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々精自勞之兒。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卽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夫大王宣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君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

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救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擊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聞其布之衣而自斂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麤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
 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
 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
 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
 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
 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
 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
 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
 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

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適當處皆此類荆公之
 學真今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
 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
 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
 棄生以絢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
 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
 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
 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窳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窳若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亂色君過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
 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
 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
 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
 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
 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
 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兵
 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
 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
 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
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
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
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
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
義之匿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
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
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拊琴瑟
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
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

華皮爲冠也。緹履曳其屨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厯。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緇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緹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也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立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立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率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其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

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
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
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之順之
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
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
不順之則若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
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
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
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
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
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
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
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及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
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
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
共伯得乎丘首

藜藿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轅之也無禁
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
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
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山

其幸乎削然音消瀟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
彈之也抗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
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
謂共伯未必為其和太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
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
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
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
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文欲以其舉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

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失
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行我遂投淵而死
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
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

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
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
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入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士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
於廬水之
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
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為仁
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

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然昔其自成一枝亦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
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
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
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
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
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
以禦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
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
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且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
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
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
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

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汲々然脩其善政也。下
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
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
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
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右山云：親年方賴祿
之，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為亢而已矣。
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高節，戾行使於
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
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夫
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
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
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
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
劍漁父，則又甚焉。

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
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
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
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
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
盜跖々々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饋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
告之尔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

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播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
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
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
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々々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
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
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
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詣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商
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自
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
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
兵，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
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
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
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

雖小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以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
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畫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
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
民。神農之世，卧則居之，起則于之，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久之後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立而乃謂我為盜跖乎？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死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此身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究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之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

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之後，其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飲水，心欲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陰陽相薄，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及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亡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道，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陰陽相薄，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及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亡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道，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
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防狂也
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疾稱
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為
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
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
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
出其知之外也能辨諸物才能可以辨

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
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
天身之自殺如殺大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
臥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本
真之性及之即汲之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
曰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
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討之利而義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

不為乎。蒲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
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
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
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不義也。
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難，不義也。
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
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
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
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
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
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言
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在若真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康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蓋不為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苟得自滿之計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太盜者為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

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
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義之徒失
其時為篡失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為詐偽而
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
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
則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也為名為利皆
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
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
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之類
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保性也
徇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其性也

當為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
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
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
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
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
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
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
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
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

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
 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為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
 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
 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
 必為忠順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
 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
 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
 然之道故設為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

不如直情之為愈蓋矯飾孟子天爵人爵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
 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
 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
 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恨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休惕之恐欣懽之喜

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己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其曾

俗久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以己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背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人為。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
 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
 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
 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
 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
 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
 之實非以道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

驕以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一好
 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
 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
 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
 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興名譽也
 此又不可言貴只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
 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
 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俠人因人
 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卷

欲_レ富也惡_レ貧也避_レ貧而就_レ富不_レ待_レ教而後
 能_レ故曰不待師此出_レ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
 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
 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
 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
 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
 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
 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
 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
 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
 力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
 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
 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
 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
 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
 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
 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
 與也可以有之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
 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
 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身一久
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
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
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亂矣佞溺於為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為
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
心感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懼
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
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
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
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
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
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麤比之讓王漁父又不
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兼其也其

口也猿猴之領曰嘽感其意者動其請是而後
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
而不得通也佞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
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
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而自沒溺於
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
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
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
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々不忘也
念念不忘但見惟々戚々之意滿於胸中故
滿心戚離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
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故為樓䟽周環
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
獨行䟽窓也樓墻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
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
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
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
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
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
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也爭

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幾幾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
 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
 作漁父盜跖胙篋以訾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
 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
 夫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
 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
 也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
 使人以千金奉莊子々々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
 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
 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
 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利而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如也越後德
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
諾周書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
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
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
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々々乃與見王々脱
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
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々日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
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
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命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之使士敦劍莊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予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
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
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
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
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鏃包
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刺以

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銀監
 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
 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
 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
 以忠聖士為鏹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
 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
 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
 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衣

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
 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
 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
 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
 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
 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二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
 此為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稿從也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金飾也。曼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鹿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闢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鏑刃也。鐔劍口也。鈇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篇終

莊子屬齋口義卷之第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

去世不食未啖故齋肅計齋不林 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入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
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澠畔方將校
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及定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立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
以卒相宜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立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
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
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羨不省爵祿不持大
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羨春秋後論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滯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牽船。船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某者。言終以教助其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言此理人々同得之也。釋

吾之所有者言釋者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
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
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
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憂
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
奪也徵賦不屬之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
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
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非
已事而強為之自塊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
之言而強進其言進口才也佞口才也

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譽其所不當
譽私為欺詐也毀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
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匿姦也以顏色
投入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
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
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
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
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
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

用貪者也。狼之戾，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也。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立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其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

子之為此皆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
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
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
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未
之於身而汲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
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
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
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
恤於人不知貴真祿之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
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
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

內者神動於外言為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
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
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
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為真
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
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
久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
之祿為祿而甘為流俗所化故曰祿之而受變
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常慊然也
人偽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
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
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
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綠
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綆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擊者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為役又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
之君見夫子未嘗不為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
得無言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
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
入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入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無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
緣葦間以橈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
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
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
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特
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
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
之誨也此一句乃為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
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

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
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
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
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
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
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
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
傳者乎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
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入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持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

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直有間不言而
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
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直感，搖而本
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
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
遊者也。

癸方而及言在何處而回也。食於卜漿而五
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
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
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
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
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眼而敬我也。趙州曰：老
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
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
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
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督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慶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蒲從學者衆也敦杖

感之乎願堅立其杖而拄之於願也感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操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

無謂即無益也又充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遠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之意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入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翟為墨學既不同遂有辨

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
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
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栢已成而
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琅音浪冢也闔
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
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
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
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
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
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
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
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怨其父也言天實使彼
能墨而緩乃以爲己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
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
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
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
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者彼故使彼井飲以
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
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

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
有德為分別遁天道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
物也此句責緩之伎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
久也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勿言難
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
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猶有迹

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入矣之則也往也之天
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單彈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
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之故多兵
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即知其所
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

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蔽其精神以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

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太寧太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嘆其見小也。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故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瘞亦癰類也。癰瘞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數之言其汚辱不足貴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命使

民雖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臬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
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
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綠色也物既加以
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
靡之言也以支為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
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
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
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
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
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
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
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
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
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
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也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也，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胃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踞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有干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貞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曾中亦抱

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
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
纏繞者詩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纏繞指
也鈇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
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
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
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
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刺
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
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
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
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
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
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
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
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
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
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錕再命而於車上
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徇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執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自也。車上儻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々擾々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之不成也。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此匹亦其所不為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鼻。

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

好言。我有所能也。此訾也。謂也。以我之能而謂

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

習。不輕初學。大惠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

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

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

人。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

生之情者。愧達於知者。月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

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鬚也。

房元齡云。李緯好鬚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

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

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

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快

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

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

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

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者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愧音魁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倜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為大在己者為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己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未後命字紬繹為兩句

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益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驕釋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

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又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子之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棄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為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々其平也不平。以不徵々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々其平也不平。以不徵々其徵也不徵。驗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爲或之使。

者則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
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
之有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
人為每々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此章蓋論當世取法之人事為濫而與與難具
必不平之其平世不平必不濟其濟必不濟
數世其世與人與人其世必不不悲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明兆於變化
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
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
為驗以智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息蓄藏老弱孤寡為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
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
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
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
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
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
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

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他人々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人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非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誓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々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

以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

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
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
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體
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
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
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
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
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
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
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
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
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
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有。稱。道。此
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
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
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
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
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
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

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徧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其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己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闔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問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
 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
 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
 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為
 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
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也
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
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
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
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

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
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
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
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
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
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況愛兼利於人無
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爲非以不怒爲道博不異
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博而主於尚同也雖
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
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
以三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
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
也不愛已者言自若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
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為非
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不能無樂而以
樂為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
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
死也薄葬太毅言太朴也其行雖為者言所行
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
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
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
為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
為疏鑿而為之也彙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
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
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跂與履同
躡與屨同木曰殺草曰禱服用也相里姓也勤
名也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
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
名尤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而其謫怪

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孤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簡偶不忤之辭。相為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兼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者。相尚為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不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揚墨。此書亦以揚墨兼言者。婁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揚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聃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

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々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聃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鬪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聃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

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外
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
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曰每
日但得五外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
外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
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
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
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

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極難所
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
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亦令
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減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為苛察々々則非別宥矣言不當
有介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々皆自為而
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

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
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
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
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由僅
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由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
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譏音奚又裸反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道反拍直百反輓直管反斷
丁管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レ免不師智慮不
知前後魏魚威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
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其風窳况遍反又然惡可下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
不免於魴音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
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
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
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由駢
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
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
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覆不能覆言有所偏也
大道之象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
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
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
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

者矣。選擇則有不可也。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無為也。冷汰脫酒也。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為道理者以物之無碍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迫也。謏髀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之故矣。天下之尚賢為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為非。推拍乾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為意。不以知慮為

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筭也。魏晉魏之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為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己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己是己而自立也。

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窸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窸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觚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騶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下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內。在也。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
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

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第而後師。一時筆決之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懦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實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苟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

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為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為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之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禍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々辭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矣。地並與神明往。

與。茫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臧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譎。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今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倘則黨也。不以臧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臧。奇也。以天下之為濁。而沉濁不可以

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
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先其人以為真
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
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為友也不敖倪萬物者
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
而乃為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
是非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瓌瑋高壯也連
牀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
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詼詭滑稽詭譎也此
兩句自說被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
不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
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
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
肆縱放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
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
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
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
冒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

冒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

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材於老子之後明言
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
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
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
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
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為見道之偏者若
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預道術聞風之列
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
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
不當故以殊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
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
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
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
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謂其積之不已

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
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
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
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
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
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
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合
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
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
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
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
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
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有為圓。不可

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越南國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郊天有毛以下之論。又此為大觀亦天下而無辨者如有一毛雞三足豈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踰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郊有毛者言毛之在郊雖朱尚見而雀之為雀

雞之爲鷄毛各不同譬如雞鷄伏卵出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鷄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也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大可以爲羊謂大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大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大則今人亦以爲大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大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蚪斗化成蚪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繞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枘雖在鑿之中而枘

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圓亦可言圓之不
往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
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
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
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
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
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
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
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
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狐駒未嘗有母
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
也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
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
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
辯而不已即桓園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
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
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
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
也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訝而其本領不過如

莊子齊物論

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
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為雄高而實無
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
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對徧為萬物
說々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
入為寶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
德強於物其墜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
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
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
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
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
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
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
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
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為少
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欲以
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

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後然強辯
 於外故曰強於物隲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
 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
 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用乎
 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
 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
 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
 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
 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
 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而不知及是可惜

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
 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
 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
 ○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
 預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為有而
 其語亦自奇特故以寘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
 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
 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制不可
 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

莊子後序
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
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
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十終矣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
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
傳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
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能盡通其章句其後
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
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
士南歸閉居之日夕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
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
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

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蚊螭會歸之不可定如
窮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
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感戊午訪竹溪
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為南華老
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遂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
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紆憂而娛老今書幸成
余余喜而就求之歸而函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
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
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々句々各有著落恍然如
醒得醒如擊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

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
至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為過而
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
未達其與也竭來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
清且之初吏園未合必張燈調誦之或竟一篇或
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
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無
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七七得之綱山七七
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
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

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
以竹溪為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
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裘鉞。幸而
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
林氏。各希逸字。肅翁嘗為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
主。王局觀。屬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
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
定改元中和節。

宣教即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
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泐變化。凌薄日
月。疏決雲河。妙蜜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纏
而不壞。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庸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情其情而
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
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入親覲之。然則是詐。可以
幸取力致哉。庸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
其悟發之境。憂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攬靜深而
頽然上達。吾觀庸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

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鯨鵬耶而又沉淪於其
書如彼則其言非庸翁孰能得之哉今庸翁所
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庸翁亦
傳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讀之輒書奇遇於編
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庸翁之是書也

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

新添莊子十論

教授李士表述

莊周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
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
能忘物也物我對代萬態紛糾謂彼不齊皆妄情
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
况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無周濛濛然
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
夫攬一身而私膠萬化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

之實以魂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
一形之開闢是也一形之開闢一性之往來是也
一化爲物感然而惡一復爲人欣然而樂物固奚
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
純其形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
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
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
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如
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
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
齊齊物之意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
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
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遊帝之所
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
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
誠以生其神寂以反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
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
之真人其寐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
非特爲寓言

庖丁解牛

即無物而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物真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於無解爾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不多疑若弊矣而刁刃若發於新剛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壺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刁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有刁則能存有牛則所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遊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太卻自離未嘗導而太窾自釋未嘗爭而固然者自因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自宜况大軋乎以是奏刁驕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刁而對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無逐物而逝其用之終又將善刁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刁之所以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蹄而蹄不知膝天機自張而各自不知大用無擇而成其自爾此其

刁所以恢々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
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
故歲更刁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刁也是刁也非古
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古化
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鍛而堅
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
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真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
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不覩
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礙者礙其
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周之意托庖丁以

寓養生之主次養生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
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
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可
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
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之
域夫然體是道而遊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
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山於壑澤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
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

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可以含大虛秋
毫可以納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自直使負之而
走將安之乎昧此者攬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驟之
地夫然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
雖使執之而留皆自冥亡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
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所以况造
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以况圓形之有體道
一而已矣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一固無
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墮於動止而游於有
方固於有體則一者自此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

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配故
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
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以水則滅以
水藏水一也藏之以土則湮又况以舟山且有體
矣壑澤且有方矣摯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
之未始有物者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
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
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
造物者愚群動而有心者所以亡存亡也是心存
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

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娥而夫之夜半
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
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夫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係一
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
者萬物之所一也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得其一
之全故知萬物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夫者
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
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
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遊旅
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顏子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
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知心無心
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
皆吾身則支體烏用隨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
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遊孰
知其爲忘也耶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
是爲忘則聚塊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

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
我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係乎有物者衆人
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係乎有物則無時而
能忘此回所以坐忘乎及萬物流轉之境真一性
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然
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
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
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
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慳必期於墮之者
未離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
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
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肅之上而物
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
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其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
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
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
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即妙而觀
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
湖亦忘也即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
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

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偽乎道無
真偽顏氏之子肯塵而反妙損實而集虛者爾吾
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

季咸相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
之謂神彼巫則巫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
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者以寓物
之妙而有感者也且感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
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
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
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不能
真妄者又妄妄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
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
至於壺子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
以空虛不毀爲體以淵深不測爲用子則出道之
毋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
心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
每至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

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
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麴直以謂死生在是
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嘆之以其死
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
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生死心之起
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
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
同波彼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而壤者物之
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
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
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爾然三
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
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
爲有盡此之謂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
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蠱
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
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吾
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

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所以故逃也壺子之心太
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
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
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吊之以死
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
之而不爭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
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
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
凶司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然以天下爲吾恐殺於
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可乎此古之
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也

象罔得元珠

赤水之北源會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
撓以况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
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
起既湛人僞遂迷大道元珠其遺乎然性之可以
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以有心而知
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非集虛也索之非默契也
是三子者智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
所欲言而道終不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

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迤不聞於屑曉遠不離於象
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真
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隗非遙而盡迷以其索
之故不得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
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即知是性以知
索知反爲知迷即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即
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
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法見而
礙者徹去言而緒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
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聖乃遺愚如象罔
無心乃得及其真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
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
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
獨露真常大感大靈而成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
不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將異之

莊周游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
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
形本無形凡流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
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

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雖契我物之如者於此
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受之
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
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
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
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於周而後知蓋魚之
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
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不至樂
無樂魚不知樂而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
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
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周於此非不能然惠子
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
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
兩者之弊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
知魚之爲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
是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
末此周故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末皆不如昔人嘗
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
蓋如也視生如死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
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

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
儻魚之樂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則秋
水之作始之以河伯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
以夔虫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
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儻魚之樂以卒其意而
至樂之說因是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
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醉者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
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訢傷耶彼醉者之

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者車墜不知有
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分焉且暫
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
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
開智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
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天萬
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形
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爲
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
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

而天機滅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休者
天均也行而無迹是謂天遊動而無眇是謂天機
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焚之者天和
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
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達猶醉者
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人生之篇夫以
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
內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一養其氣
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
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不虧未嘗有專
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自全於一顏色色者未嘗
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
是篇既托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以之復甦者不
折鎔又次之以忮心者不怨飄瓦此其故何也
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
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離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
之自虛爾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况
有天乎以其對閑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
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

古之道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之以
在有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
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迥獨高象先
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象道果在有哉
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
而地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有在螻蟻有在瓦礫道
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
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
不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之妙於天下者不取
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倪即其

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

人體是猶萬水

普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踊一風之所鼓也萬
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
神明得之而降出帝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而
不離於宗神人得之而不雜於精至人得之而不
離於真聖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
為法名操誓之數以是為詩書禮樂之文古人即
之以為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以為之心術
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故不可謂
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此術也而謂之

道其該徧者乎惜夫大全裂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爲道術有在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翟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已太寡而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謏課無任而笑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空虛爲已關尹老聞風而悅之是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或以強聒不舍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道或以博犬之域而滯道討其術之在道中猶壘空之在大壘也猶絲采之在大倉也猶小石在大山也猶膏末之在馬體也自其所見則味其其所造之諸

觀之則不知其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泰山均於成體一米之細與泰山均於成體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泯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極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故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

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而終以繆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迹以望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為一曲之士大金卷六 全限百

宋華子病忘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淳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淳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偽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斃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勤而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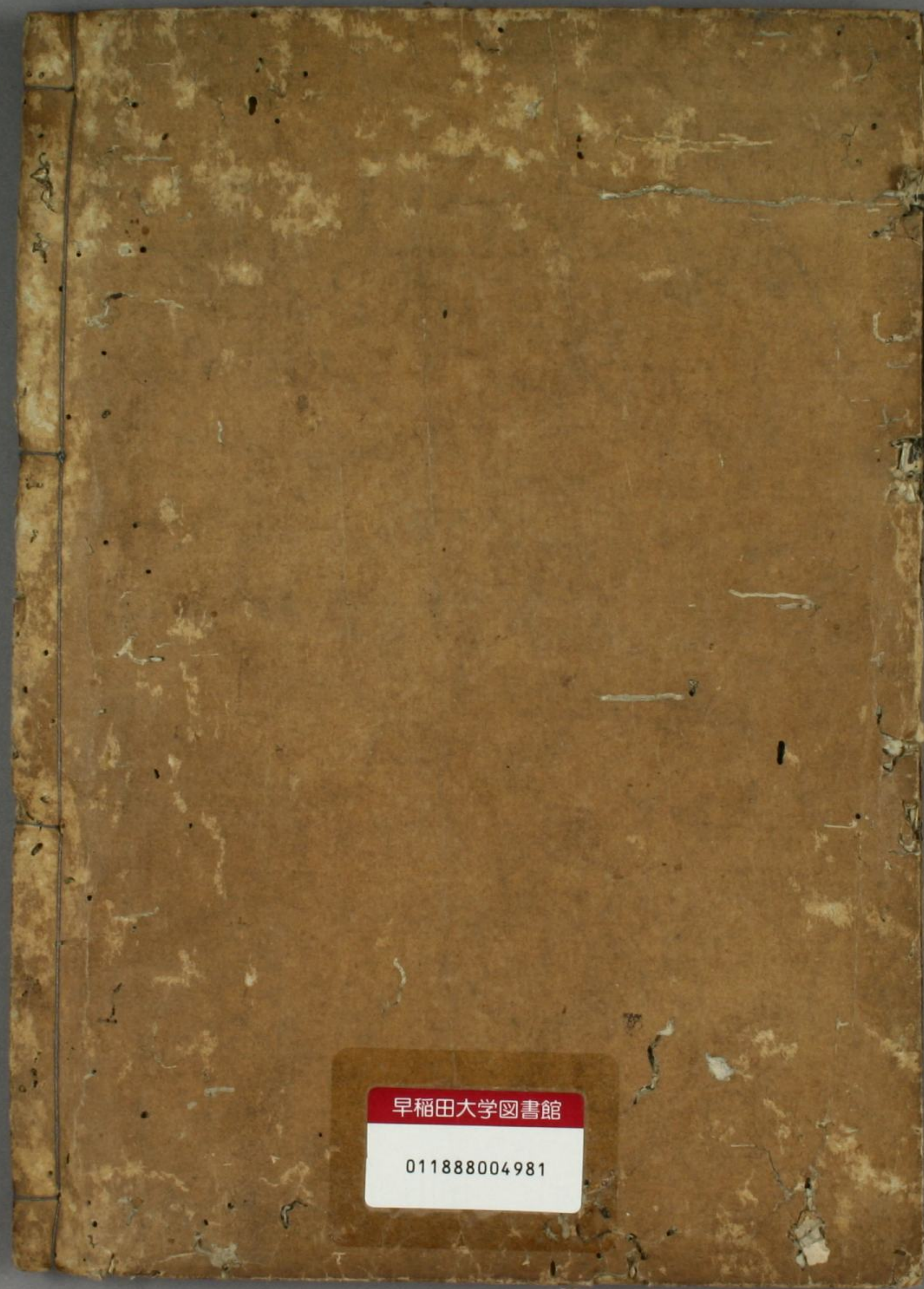
生智惠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心首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投心於物物之見知見在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為迷妄情之息及以為病安知夫古人語致道者必貴忘心乎夫人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履非真忘足則履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產煙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而君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宋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

在塗則忘行一於塗也在室則忘坐一於室也今
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
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忘也後忘之不識非獨
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已謂之病
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其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
問且闔室而毒之毒弗已又從卜之不知此非吉
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
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不已又從而醫之不知此
非陰陽之所能寇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亦謂
其後而唱之欲求治魯者文物也儒者仁義之

術大全自此折也然後自無疑對卜與占彼自
無惑則祈請矣禱彼自無疾則藥石矣攻欲愈其
忘誠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藥其慮使知有以露之
使知寒饑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
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
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鑿遂
開除之一日世間萬態俱起大怒而黷妻子知其
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
於我而憾之切也十九年之境傾生須臾之忘安
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各

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
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
溺於博學之弊也子貢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
於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當其忘則
釋然而忘及其悟也則怫然而怒是將以擾之
為妄耶默之者為真耶持不知忘時擾之之境目
存悟時默然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
心因物有心故心亡為忘智本無智因知則智故
智徹為徹德徹則不知忘之為忘而忘亦忘矣古
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莊子十論卷終
古亦屋推兵衛板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81